民间采风

地虎凳的荣耀

□谷俊德 钟桂萍 （白族）

一

小时候，母亲教我一则谜语：“四个乌龟脚，一个鼓牛背，爬又爬不动，舞着就能飞！”它的谜底是高板凳。由于它有四只脚支撑天和地，民间艺人在其背的两端安上虎头和虎尾，舞动它在村寨行走，以驱赶瘟疫、祈祷丰收、聚会娱乐，取名“地虎凳”。在多情的张家界山区，地虎凳几乎家家都有。人的一生离不开它，小孩刚来世间，长辈们用两条地虎凳并列，上面放木脸盆，盛热水给孩子清理污物，叫“洗三”。满百天，用地虎凳配大桌，宴请百客。人过世，还用地虎凳搁上黑溜溜的厚棺材。地虎凳承载山里人一生的悲悲喜喜。

行走在张家界白族村庄，有时会在一个傍晚或早晨与地虎凳遭遇。地虎凳在山沟沟长大，长得眉清目秀。她，从遥远的村庄走来。宋末元初，白族迁始祖率家眷“漫津澧、渡慈阳”，来到张家界落脚，铸剑为犁，将随身携带的高板凳当做生活、战斗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物件。落脚慈利、桑植，不时遇到老虎的攻击，他们拿高板凳抵挡，驱散了老虎，为了庆祝这场胜利，年轻汉子握板凳翩翩起舞。累了，坐在高板凳、大桌上，或斗酒，或斗拳，或斗歌，或斗舞（凳），隐藏着民家汉子不畏艰难、开拓进取的精神崇拜。斗舞（凳），被当时民间艺人改编成独具一格的驮着老虎骑板凳的舞蹈，取名地（帝）虎凳，在红白喜事、庆祝丰收、祭祀拜祖、聚会娱乐等活动中渐渐流传，慢慢传至永定、慈利一带山区，至今700多年。

奔跑在张家界田野，地虎凳总带着一种虎气，疯长着根粗叶茂的血气脉络，给大地暖色，给村庄灵动，给群众快乐。作为一种地方群体性文娱活动，地虎凳颇受山区群众喜爱，常以舞蹈、武术和民俗表演的方式出现。

一把板凳，舞活一个精彩的世界。桑植县、永定区等60多个乡镇，地虎凳舞蹈面色红润，婀娜多姿。游神时，她像一拢红高粱，随风摇曳，美轮美奂。助兴时，她像一群山娃，在地头打滚，满脸都糊满了泥。祭祀时，像一碗盖面肉，油腻腻，一嚼，热辣辣，味道美。出闺时，更像一个趴在吊脚楼木栏打盹的村姑，你一嚷，她吓得满脸绯红，直惊愕：“哎呦呦，我的小乖乖！”比赛时，宛如一群饿虎，扑进庄稼地，横冲直闯，活生生一副泼皮行囊。当然，作为舞蹈，地虎凳依靠有泥巴味的打击乐压阵。在空旷的地角田头，绑着老虎头、老虎尾的道具漂漂亮亮穿行村寨，阳光撒泼地溜达，小河撒泼地欢歌，一队队生龙活虎的群众拉开架势，只等待那一声撕破山野的粗嚷。当锣鼓响起，几十只“老虎”欢腾扑闪，那架势，地动山摇。那场面，人山人海。往往，一个地方性舞蹈，其民族特性总给人一种留恋，一种启示，可不是吗？

腊月飘雪，我回到老家麦地坪。一堆篝火前，围满了土家、白族、苗族的父老乡亲。督官一身白族打扮，提一面铜锣，用熟悉的白族腔调高喊道：“地虎凳今天亮翅膀！”一会儿在村部聚集30多个等待“亮翅膀”的白族舞蹈家。他们来自田野地头，他们一双大手握紧“老虎”的双腿；一双大脚板，踩进泥土，亲切的像一抱稻穗。他们熟练地操纵队形，演绎着人、老虎、大自然和谐相处的故事。这种地虎凳舞蹈，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，在大山里广为流传。督官也是一名精干的舞者，不时在队伍中穿插，其实他就是地虎凳舞蹈的主角。他们趁劳动的空闲，用斗酒、斗拳、斗凳（舞）、斗歌为依据，模仿老虎戏水、跳跃、戏闹、捕捉、打斗、穿梭、奔跑、撕咬、咆哮等动作，释放群众崇尚自然、热爱美好生活的情感。休息间，督官吩咐我与一个戴白头巾的汉子过招。这名汉子，刚刚脱贫，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喜悦。他教我“猛虎入巢”，我机械地重复他的姿势，我的动作算不上洒脱，他的舞姿却很壮美，帮我学习老虎的各种势态，或在桌下穿行，或在桌上咆哮，或在地上翻滚。别小看这些基本动作，初学者很难掌握其技巧。颇有张力的“老虎摆尾”“老虎啸山”“天鹏罩（跳）”“老虎戏水”“老虎斗（争）嘴”等20多套动作，勇猛有力，形象逼真。得意时，督官崭露头角。开始我俩持凳，后来三人持凳，奔跑时显梅花形、8字形，队形整齐有序。苦了我，常因凳脚粗糙生硬、重复打转而劳累不堪，甚至手被弄出血泡。“亮地虎凳的翅膀——分享喜悦和幸福——为庆祝白族山寨脱贫攻坚的胜利而载歌载舞——真值！”我总结说。

二

桑植民谣说：“地虎凳，劲不小，几把板凳高又高；讨粑粑，背篓装满哒，腊肉挂上晾衣篙！”这则民谣是说，地虎凳作为一种民俗文化，他的魅力与潜质，价值不菲。既然隐藏金矿，自然就吸引民俗家的眼光。

地虎凳，作为民俗，它原始、神秘。

地虎凳，作为武术，它地道、霸气。

地虎凳，作为舞蹈，它飘逸、灵巧。

民风强悍的界上，地虎凳的荣耀，便是力气大，会劳作。地虎凳力气大，说明她的生存状态佳，在张家界很有传播市场。她继承了张家界传统民俗文化“守中抱一、和合通变”的内在思想，柔中带刚，但又不过分张扬武力。地虎凳会劳作，说明她的生长环境美。在绝色的青山绿水间，快乐地吸收大自然的阳光雨露，生命力旺盛，具有历史、文化、军事、旅游等方面的研究价值。

地虎凳舞蹈，血气方刚，在白族乡长势旺盛。主要流行区域在白族山区一带，马合口、芙蓉桥、洪家关、刘家坪、走马坪、官地坪、澧源镇、汨湖等乡镇群众都会。随着民族大融合不断促进，和人们生活的相互包容，地虎凳逐渐成为桑植土家人的舞蹈节目，内半县的凉水口、陈家河等寨子，地虎凳舞时常亮相。

山野的风好猛，地虎凳武术，开始强势登场，占据永定区乡村大半个市场。永定区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，光照充足，气候温和，四季分明，加上这里民风淳朴，人们有强身健体、习武练功的习俗，大庸气功、覃后杉刀枪、天门拳等功夫闻名全国。有“舞武相融，天造地合”的人文生态环境，加上桑植民间艺人和大庸武术家的深入交流，地虎凳武术被两地群众欣然接受。清嘉庆年间，永定艺人开始把地虎凳舞蹈、武术融进自己的拳种，其灵感来源于劳动生活，与敬畏大自然、崇拜老虎有关。持一条板凳，游走村庄，携虎劲，树神威，创造出有名的地虎凳武术拳种。四都坪、王家坪、沅古坪等地，地虎凳舞和地虎凳武术都是人们喜爱的运动。

地虎凳习俗原始神秘，驰张有道。讲武崇艺的永定区，村庄迎接地虎凳舞者较多，各家各户必须敞开大门，在堂舍敬猪头、燃香烛、打红包犒劳地虎神。土家人视老虎为吉神，老虎是吉祥物，是能带来幸福和发迹的茶包包、秧苗苗。在王家坪镇一带的土家村落，地虎凳涌进堂屋，舞者沿板壁边跳跃，一般不对着门神玩花样，他们认为门神有尊严。老虎神与主人有一个千年的约定，你跳你的舞，我弄我的凳，诸神间互不侵犯。如今在枫香岗乡村，耍地虎凳只进厢房，不踏正屋，但不能舞断凳脚。与舞蹈相比，地虎凳武术有地道、朴实的禀性。秀一把地虎凳武术，一般在土塔开张，板凳二三条，可一人一凳，相互攻击，哪怕拧断了“虎腿”，也乐呵呵，照样被围观的群众赏赐红绸带，可谓“蛇走蛇道，兔跑兔踪”。

为追本溯源，在一个稻花香的秋天，我在沅古坪寻找地虎凳踪迹，翻阅一种古老的手写拳谱，叫《板凳谱》，里面记载了地虎（板）凳谱歌诀：

一张板凳四只脚，专攻四门和四角。
板凳一抡风叶落，上架下砸如刀削。
前撞后撞如撞杆，一来一去像穿梭。
左遮右挡人难进，洪门一撞如雷震。
板凳裹身避锐器，推撞架格任我行。
竖起板凳朝前走，如同持盾护全身。
此器宽大扫一片，顺势用力不可违。
民族武术世称奇，文化遗产要珍惜。

地虎凳习俗历史悠久。据清同治《长阳县志》云：“昔禀君死，精魂化为白虎。”当地土家人信奉“白虎神”。传说有一次，青年覃家跃反抗清军被包围，兵器被毁害，危急时刻，他抓起一把高板凳，上下翻飞，竟突破重围，土家人认为有祖先神灵呵护。后来，永定土家人在长凳两端安上虎头（可用铜铸或硬木），并成为一种兵器，战时格斗，平时健身，取名“双虎凳”。玩“双虎凳”的高手多如牛毛，大庸赵继书、黄德君、龚新军等好汉，是地虎凳武术的佼佼者，他们配合硬气功，持凳格斗，少遇敌手。民国时，桑植哥老会首领谷师傅，年轻时贩卖桐油，曾携一条地虎凳独闯江湖，在黑龙滩‘单刀赴会’，勇斗7名宿敌，使一条地虎凳，鬼哭狼嚎，7条硬汉落荒而逃。“这套板凳（地虎凳）拳，攻防兼顾，挥凳以抡、砸、压、击、打、撞、挡、架、戳、拧……招式看似平静如水，实则波涛汹涌！”土家拳师张顺耀谈起地虎凳武术，头头有道。

三

亲亲的地虎凳，还能踩醒那一湾清脆的乡音？

初秋的夜晚，群山起伏，皓月当空。杨家峪人在紧张打理一场丧事。仗鼓老师龙伯的老伴去世。丧事简办，逐渐成为白族山寨的新时尚。“我跳仗鼓为老伴送行——跳野猫戏虾。”龙伯拿起仗鼓，围着黑沉沉的大木灵柩，一圈一圈跳，一声一声喊，他不时学野猫戏捉虾米的动作，不时尽兴地喊：“吔嗬嗬！吔嗬嗬！”徒弟说：“老伯，您把死看的如此轻快，活着的人如此轻松，真让人洒脱——我们也干一场地虎凳舞——为逝者送行，为生者鼓劲——如何？”于是，白族仗鼓舞和地虎凳舞，在丧事中独领风骚，鼓凳交融，暗香涌动，向外界传递白族人生的境界——对生命的敬畏，对逝者的尊重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既展露白族人的绝艺，又展现白族人昂扬向上、团结奋斗的精神风貌。

俚语说：“一把鸟不吹（长号），一把地虎凳，天不昏，地不暗，太阳照屋转。”神秘的地虎凳习俗，含金量足，在崇文尚武的张家界地区，常以民间活动出现，蕴藏张家界白族、土家族、苗族人民艰苦创业、团结进取、与时俱进的力量。经过土家、苗族等民族的共同创造和融合，经过数百年的打磨，现已经形成独特的风格特征。

老虎的灵活多变，使地虎凳舞具备动作复杂多样性的特点。地虎凳舞动作组合频繁，动态以跳、转、摆、翻为主体，动速复杂多变。动律起伏不定，飘逸张扬。动力十足，一气呵成，强劲的有“虎起罩”、“虎跳炕”、“虎摆尾”“虎洗澡”、“虎滚岔”、“虎回头”、“虎捣痒”、“天鹏罩”、“海底捞月”、“釜底抽薪”、“猛虎下山”、“猛虎上山”、“猛虎啸林”、“猛虎守窝”、“百虎闹堂”等20多个。“16连环”、“24连转”等套路，高深莫测。

老虎善于隐藏山林，使地虎凳具有显著的地域性特征。张家界树林密布，风景秀丽，以丘陵为主，溪沟纵横，山脉多，水量足，澧水穿境过，故有“奇峰三千、秀水八百”美誉。因受地域环境影响，地虎凳带有明显山区地域特征。旧时白族地区常有老虎出没，老虎与白族人和谐相处，人们有了保护老虎的意识。人们模仿老虎的各种动作，创造地虎凳舞蹈，以转、摆、跳、翻、钻等为基本动作，人凳和谐，浑然一体，形成下蹲、悠放、翻摆、舒展等动律特征。

老虎威猛矫健，使地虎凳具备舞武合一的格局。受战争和恶劣自然环境的影响，张家界人把陶冶坚强意志、增强体质的武术思想充分运用到舞蹈中，“唯善舞者善武也”。永定、桑植等地虎凳习俗，包含许多武术动作，如母虎抱子、地虎跳涧、饿虎掏心、虎爪撕面、虎啸山林、虎回头、虎起跳、虎入洞……还有‘16连环”、“24连转"36连撞’等套路，这些险招以地虎凳为道具，左右跳摆，前后翻飞、呼呼作响，颇具威力，讲究‘凶、很、猛、准’技巧，突出地虎凳的实战技巧，使地虎凳具备‘杀敌于瞬间’的绝活，又具有“道法自然，舞武通变’的美学意境。

老虎乖巧狡诈，使地虎凳具有精美的民俗化本色。地虎凳习俗，隐藏着许多有趣味健康的民事活动。她的民俗广泛性在于生产劳动、祭祀祭祖、民间聚会、赶场、交际、庙会、节假日、红白喜事、民族节等等，只要有聚会，就有人乐意玩一回。或表演、或训练、或编排，汇聚人脉，培养交情。桑植人爱喝酒、爱比拼、爱斗狠，永定人爱学武、爱强身、爱赶集，土家人、白族汉、苗家妹子、侗族姑娘都与地虎凳续缘。播种、栽秧、施肥、薅草、割谷、上仓，粮食生产的民俗中，舞地虎凳，上梁、立屋、生娃、交际、开铺、敬家神、告祖先、还傩愿、打围鼓……多姿多彩的文化生活，精美的民俗表演，给地虎凳涂抹靓丽的风景，

老虎擅长攻击，使地虎凳具备表演形式多彩性的特色。玩转地虎凳，群众是主角，在欢快的节奏里起舞，吆喝声和吼叫声以及敲击板凳声，组成响亮明快的音乐节拍，依托鼓、锣、钹、笛子、唢呐、海螺等伴奏，有节奏明快、纯朴优美、灵巧多变的技艺特征。一边跳地虎凳舞，一边玩地虎凳拳术，一边喝酒、划拳、唱歌、斗狠……还有精明的妇女趁机向围观的群众“讨赏赐”，群众送粑粑、糖果、糕点……各种表演精彩纷呈，丰富了群众的文艺生活。地虎凳是一项有深厚文化底蕴的民俗活动。

地虎凳，是一片大海——她，阔达、包容。

地虎凳，是一山庄稼——她，温馨、甜蜜。

地虎凳，是一袭美人——她，浪漫、聪慧。

秀美的地虎凳，清新的田野，是你吹奏了一笛甜甜的乡音？

四

民间常用“一粒谷，撒一屋”的谚语，描述现代文化现象的传承谱系。

我喜欢用“葡萄串儿一粒连一粒”的土话，形容传承人的辈际更替。

俗话说：一针一线，传（穿）承（针）引线。哲人说，有麝自然香，何必当风立？然而，作为习俗，地虎凳希望在古老的传承上有新作为，而乡里人却不愿意拿接力棒。还形象地打比喻说，（她）就是河沟里的涨水蛤蟆——从来不蹲旧窝窝！

躲进张家界大山窝窝里的地虎凳习俗，在大山沟壑中趴窝暖巢700多年。岁月蹉跎，白云苍狗，她已不再年轻。她的传承，气血失调，以民间为载体，其传承动力不足，依照师傅传徒弟、徒弟跟师傅的民间传教手段，其文化历史知识在口口相传的气息中，少气懒言。因流传区域集中在桑植县和永定区，所以传承谱系多以桑植和永定为例，显得势单力薄。

桑植地虎凳习俗传承，集中在白族乡村。一般以一个村为单位，向外辐射，传播时腼腆拘谨，说透了，因人脉弱化严重，只能近亲繁殖。“亲帮亲，邻帮邻，老头火炕边传给绿鼻涕（娃）！”传承手法单调，常常一个老师带一个徒弟，一个徒弟再跟一个老师。传承的技巧以口头传教、亲手传教、师傅示范、师叔辅教等为主，传承的内容是与地虎凳相关的民间文化，如传说、谚语、歌谣、故事、动作分解、注意事项（禁忌）等。传承的脉络还算清晰，在新中国建立前，一般靠辈分代际传承，家族传承、亲戚互授、和村寨为依托的自发传承。因利益矛盾，观念冲突，到现在只剩村寨自主传承。自主传承，因考核机制不活，缺乏耐力循环。古言说：“教会了一个徒弟，师傅就丢失一丘南门田！”又说：“师傅教徒弟路来长，徒弟教师傅扁担长！”还说：“师傅出门徒弟苦，徒弟打破锅叫师傅补！”在民间文化传承的岁月，地虎凳习俗气血不足，营养不良。在香火延续的路上，其奔跑的速度令人担忧。像乌龟和野兔赛跑，面对后继缺人的传承劣势，师傅急得跳，徒弟死不急。苦累低效的传承，从古到今，总带着笨重的体制艰难前行，把一张张祖传的高板凳，冷冷遗弃在吊脚楼屋角，谁来拯救？

老汤，是我的乡邻，一个在文化传承的田野耕耘不服输的老者。一口白族腔调，隔老远都能感受他的豪爽和真诚。他一生喜爱地虎凳习俗，他和老伴蜗居青峰溪村山边，农闲是就教年轻人学地虎凳舞。可教了一批又一批，教会的徒弟又远走他乡，或出门打工，在外地买房成家，家乡成为一个无关紧要的符号。女人或远嫁他乡，地虎凳舞失去传承的欲望。男人躲入屋角，玩手机，喊死不出门，学地虎凳舞？没门！钱赚不到，人累得像条老牛，手抖磨起泡，胳膊酸痛酸痛，应验世间有三苦，打铁推磨跳地虎凳舞！改革开放后，山里人文化价值观发生改变，他们抱怨，死守着一把祖传的老板凳，视野只有簸箕大的一个天，整日泡在凳上耗费青春和梦想，值吗？老汤顶着世俗的偏见逆行，他把地虎凳当挚友，乐当民间老师傅，春夏秋冬传帮带。他最终舞出了风头，成为桑植白族地虎凳舞第25代传承人。他15岁迷恋地虎凳，20岁跟父操练地虎凳，22岁跟师傅钟会龙传承地虎凳。1982年开门教徒弟，时常参与麦地坪乡游神和跳仗鼓活动，将地虎凳打造成麦地坪游神、仗鼓舞三大文化品牌之一。他的家中摆满了地虎凳，扶持一帮年轻人，组成青峰溪村地虎凳表演队，进村入庄，保护民俗文化的品牌。他言传身教，开门授徒。地虎凳习俗在马合口、芙蓉桥、洪家关、刘家坪、走马坪、湖北铁炉等白族乡落地生根。2018年，他的地虎凳名声大噪，半个月里，两次亮相中央电视台，表演地虎凳舞，为民间文化的传播鼓与呼。“这个地虎头，是我的爷爷传给我的！”我的短视频里，他亮出珍藏已久的老物什，笑得很灿烂。

老欧，一个善打的武者，栖身永定区王家坪镇九龙山村，是我邂逅的地虎凳武术的一个忠实的传承人。老欧的传承简历过于简单，他师从欧宏尤，出身武术世家，乐当永定区地虎凳习俗第29代掌门人。成名后的他，将地虎凳舞武融合，使其节奏感强，动作优美。“地虎绕柱”“地虎抱桩”等高难动作，他能一气呵成，还能玩地虎凳“16连环”等武术绝招。他所传承的地虎凳武术，近20年来，先后参加过三次湖南省欢乐潇湘大赛、四次省民运会，实力不俗。老欧的身上，仿佛有一种传承的躁动在血管里奔腾。我和老欧聊地虎凳的未来，他说：“只要心中有爱，太阳总会从山沟里冒出头来！”面对传承处于濒危状态，他忧心忡忡地说：“我老了，地虎凳的荣耀还能走多远？”

又道是：好雨知时节，当春乃发生。站立的地虎凳习俗，仰首挺胸迈入了张家界市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当下一大批传承者，正在山野摇旗呐喊，勤奋耕耘。看来，一场春雨要来了，大地敞开了胸怀，一曲《欢乐地虎凳》的音乐倏然响起，是民族文化崛起的舞步？

古风新韵

宝峰湖赋

□兰彩军

辛丑初春，暮云含黛。余欣赴杜公之约，携妻与友浅游宝峰湖，以记之。

武陵之源，索溪之首。层峦叠嶂，秀木存幽。纳天门之远雄，临霞观之独厚。藏鹰窝以为匪寨，被锦雾是作纱裘。峰崖千千，弥子规之芬香；秀水沥沥，盛玉洁之泽薮。清湖映山色之翠，翠彩有蛮歌环绕；山岳含湖光之柔，柔和乃笙萧吟秋。泛舟湖中，锦鲤与波纹相嬉；听曲船上，细月和工尺楚岫。此仙湖之丽也。

崖深磊险，仙草依依；径峭梯疏，琼花斐斐。循石径上越，采日月之精华；忆困龙徐行，尽五堂之浅寐。山石峻，有猢狲攀跃嬉闹；松竹闲，住凤鸢婉转莺啼。凌岳之巅，可御祥云；手拂苍海，能伏宇翼。虽气喘而忘其累，然匀心已调其息。此鹰窝之美也。

攀岩泛舟之余，已从蓬莱归于人间；兴尽愉歇之后，正是仙境隐落平凡。歌绕赤梁，波月亭难留皓皓；鲵翔净水，花果洞岂非潺潺。举目望练布飞流，珠花四射；俯首闻乱石穿空，浪隐三潭。时维孟春百物苏，料峭乍暖一风寒。动静相宜，亡乎紫暮；落霞孤鹜，跃止流连。此歌台之曲也。

咦！此山高可仰止，此水平可心静。山雄于衡阳，水阔于洞庭。惟宝峰之喧嚣，于丘岳之通灵。抛却俗物，浣得雅耕。惶惶以世故，翩翩于人情。诗曰：瑶池水澈玉皇家，几亩蟠桃几树花。瀑落千层惊静鲵，舟行百绕戏昏鸦。云中古迹无顽匪，雾里今生有纺麻。未见沉鱼何落雁，赊酒三巡便击笳。

长峪铺赋

□吴友云

溇水北坡，道人山下。古道崎岖而九折，巉岩嶙峋而交错。山峻高以蔽日，水暗流而不聚。哀民生之多艰，荜门蓬户，箪瓢屡空，愁苦而终穷。

黄氏炳秀，穷乡僻壤一村姑。率村民开山以移石，掘土而筑田。覆沟壑变沃土，聚雨水而长流。杂作物以套种，成两季而三熟。改水改土改肥，旷古之所未有。架长桥通山外，凿绝壁成坦途。积数载之艰辛，成人间之奇观。实翻天而覆地，称南方之大寨，世外之桃源。

如今长峪铺，碧水绕青山，高路入云端。昔日石头寨，如今花果山。欢歌飘村寨，锦绣满田园。感变迁之不易，有志者事竟成。

呜呼！志不凡而高蹈，其坎坷而何悲。为生民而立命，虽女子而伟男。仰其高风兮，芳华蕴藉兰芝，重兴盛世兮，长峪精神不朽！

油画 唐植欣 创作